

同是天涯沦落人

□ 撰稿 | 薄 荷

我是大年二十九看的《阿诺拉》，丝毫没做功课开的盲盒，结果这部电影带给我一种久违的晚会式的观感：欢乐，蓬勃，乱糟糟又喜洋洋。简而言之，它是一个惊喜。今时今日，能超出预期的电影都可算好电影了。

《阿诺拉》的情节单线行进，格外简单：风尘女子欲从良，怎知良缘是孽缘，年少公子负恩多，《杜十娘》一类水流花落、所托非人的故事，相当通俗，中国戏的观众一定不会陌生。跟《杜十娘》惨烈悲壮的峭拔收梢不同的是，《阿诺拉》从花天酒地的热闹起手，只收尾于冰天雪地的清冷。因为缺乏有力的爆发，整部片子会让观众觉得有点“平”。不过《阿诺拉》平得并不寂寞，有一种活泼的精神头儿在里头。这令它少了现实主义的力度，但是别有自己的—段妩媚风流。

我的一位女性长辈曾评价《玉堂春》中的苏三是非常难塑造的角色：一方面她流落烟花，注定要有弄张弄致的矫情；另一方面她还是少女，举手投足和心思流转间，还保存着天真和娇羞。这段话正好可以移作《阿诺拉》女主角的评语。阿诺拉一方面技巧娴熟，颤巍巍如枝头一颗红樱桃；另一方面又幼稚到全无算计，在亦舒的读者看来，心眼子甚至还比不过《喜宝》中的喜宝。阿诺拉嫁得小开之后，一不攒金二不置产，丝毫没有职业要求必备的心



狠手辣技能，那种只是终日“自笑终身有靠”的、发自内心的快乐，放到花街柳巷里，有一种羊落虎口的不真实感。

影片风格也是如此混合着现实与天真的矛盾。《阿诺拉》开头的纸醉金迷场面颇有特色，不是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式的浮夸，也不是《巴比伦》式的颓靡。跳跃的灯光打在女孩子长发间明明灭灭的亮片上，水花一样琤琮跳动，真正拍出了一种青春洋溢的动感，欲望之中似乎酝酿着无限可能。影片后半开始陡入现实风格，但是青春感的羞涩和稚拙并未休止，只是由女主人公转移到了乍看凶神恶煞的保镖角色身上。一条红围巾连起两个人的糖水戏，让观众不由自主地微笑。

风尘的故事从来不局限于风尘，终究会落回白居易遇见琵琶女的那句感喟：“同是天涯沦落人。”谁不是在苍茫人海里漂浮，试图摸索真心的关怀；谁又不曾明珠暗投，一片真心喂了狗。出卖自己换回金钱，谁又不是如此呢，子尚且一声长叹，再三言称“沾之哉”啊；当一个人无靠又无告的时候，到底要如何才能心怀希望，到底还应不应该心怀希望呢？阿诺拉的梦想注定是要破灭的，与保镖的一段炽烈情谊终究也并不能如何。天真终将被碾碎，影片在此也没有什么留恋。只是那欢乐的火苗还在一跳一跳，如同女孩子头发上和眼睛里闪烁的明亮的光芒。☞

